

書

信

# 庚集目錄

|                  |       |    |
|------------------|-------|----|
| 給梁寶欽吳景超程毅天廡毓秀熊佛西 | 先生    | 三  |
| 給左明先生            | ..... | 四  |
| 給游澤承先生           | ..... | 五  |
| 給饒吉侃先生           | ..... | 六  |
| 給.....先生         | ..... | 七  |
| 家書               | ..... | 五九 |

# 給梁實秋吳景超翟毅夫顧毓琇熊佛西諸先生

民國十一年至十六年

實秋吾友：

歸家以後，埋首故籍，「著述熟」又大作，以致要想修書問訊，輒爲攔筆。浸浸盆蓮初放，因折數枝，供之案頭，復聽姪輩讀周茂叔愛蓮說，便不由得不聯想及於三千里外之故人。此時縱猶憚煩，不肯作一紙寒暄語以慰遠懷，獨不欲藉此以鉤來一二首久久渴念之荷花池畔之新作乎？（如蒙惠書，請寄滬北四川路青年會。）

李白之死，竟續不成。江郎已歎才盡矣。歸來已繕畢紅燭，賡續風集叢談（現更名「松塵談玄」閨筆記——放翁詩曰：「折取青松當墨尾，爲子試談天地初。」）校訂增廣律詩底研究，作義山詩目提要，又研究放翁，得筆記少許。暇則課弟妹，細君及諸姪以詩，將以「詩化」吾家庭也。

增刊所載離別一小說，讀之令我且驚且赧。我猜作者非翟卽顧，你當知之。作者本教我「不作回書」，我卻有不能不作底理由（詳附函中）。附書請你轉交，諒無失也。

附奉拙作紅荷之魂一首，此歸家後第一試也。我近主張新詩中用舊典，於此作中可見一斑。尊意以爲然乎哉？  
放翁有一絕云——

「六十餘年妄學詩，工夫深處獨心知——夜來一笑寒燈下，始是金丹換骨時！」

骨不換固不足言詩也。老杜之稱青蓮曰——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吾見世人無詩骨而「妄學詩」者衆矣。南轅北轍，爲其無適日，哀哉！順問 暑安！

一多 六月廿二日

紅荷之魂

盆池飲雨得枝，折了幾枝，供在案頭，又聽輕雷敲窗，風吹葉落，此便不由得不聯想及於三千里外荷花池畔。底詩人賦此寄是實秋，最上景，  
評及寓西諸友。

太翠玉井底神裔啊！

不必在淤泥裏久戀了。

這下，玉井底寒氣有些冽骨嗎？

那原是沒有隱世的山泉哪！

高賢的文章啊！雛鳳的律呂啊！

往古來今竟攜了手來談笑着你。

來罷！聽聽這蜜甜的讚美詩！

抱霞搖玉的仙花呀！

我怎不想到你的靈魂？

靈魂啊！到底又是誰呢？

是千葉黃塵上底如來嗎？

還是丈餘紅瓣中底太乙呢？

是五老峯前底詩人嗎？

還是洞庭湖畔的騷客呢？

「紅荷」底魂啊！

愛美的詩人啊！

便稍許豔一點兒。

還不失爲「君子。」

看那顆顆坦張的荷錢啊！

可敬的——向上底虔誠，

可愛的——圓滿底個性，

花魂啊！佑他們充分地發育罷！

花魂啊！

不要讓菱荇藻荇底勢力，

蠶食了澤國底版圖。

花魂啊！

要將崎嶇的勸底煙波，

織成康寧的靜底錦繡。

然後，白鷺的鵲鵲啊！

熱鬧的鴛鴦啊！

水國輝煌顯客們啊！

只歡迎你們來逍遙，偃臥着，

因為你們知道了你們的義務。

## 二

景超，毓琇，毅夫，寶秋諸位新知舊好：

我在這海上飄浮的六國飯店裏，籠罩着物質的供奉奢華極了，（這個公司底船比中國南京等號底船價貴多了，因為他的設備更講究。）但是我的精神乃在莫大的壓力之下。我初以為渡海的生涯定是很沈寂，幽雅，寥闊的；我在未上船以前，時時想着在漢口某客棧看見的一幅八仙渡海底畫，又時時想着郭沫若君底這節詩——

無邊天海呀！

一個水銀的浮漚，

上有星漢淇波，

下有融晶汎流，

正是有生之倫睡眠時候。

我獨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遙遙地，遙遙地，

在一隻象牙舟上翹首。

但是既：船後大失所望，城市生活不但不是陸地的，水上也有城市生活。我在煩悶時，我愈加思念我在清華的朋友。這裏竟連一個能與談話的人都找不着。他們不但不能同你講話，並且鬧得你起坐不寧。走到這裏是一「麻雀」，走到那裏又是一「五百」，散步他攔着你的道路，靜坐他擾亂你的思想。我的詩興被他們戕害到幾底於零；到了日本海峽及神戶之布引瀧等勝地，我竟沒有半句詩底讚歎歌謠。不是到了勝地一定得作詩，但是勝地若不能引起詩興，商店工廠還能嗎？不獨作詩底興趣沒有，連作文底興味也沒有。海棧筆談到於今，（只有三天就上岸了）還有幾天，欠着債在，沒有作完。啊！我預想既至支加哥後底生活更該加倍地乾枯，我真不知怎麼纔好。

今天寫信室裏鋼筆都用着在，想我暫用鉛筆續寫。船上印行一種日報，同我們西山底消夏日報差不多的。我

此刻剛替這日報畫了一張旅客底 caricature，倒很有點趣。船上的事還是留在筆記裏講罷。回到昨天講的老話上來，我希望到美之後，諸位朋友多多賜信給我。景超實秋固不必講，毓琇同我在暑假裏已歸交了，當然也負有通信底義務。至於毅夫，也是我所景仰的，我現在就毛遂自薦了罷。毅夫肯容納我嗎？我的思想品性——長的短的黑的白的——兩位老朋友都知道。如果兩位新朋友也要知道，我想老朋友定能替我介紹。此刻樓下的 orchestra 奏樂了，恕我下去聽聽，晚上再來寫罷。

剛纔看完創造創刊號裏底最初之課，你們試想我起一種什麼感想？同種的日本人尚且如此，異種的美國人該當怎樣呢？

文學的開學來精神何如？暑假中通信成功否？製造一個「文學的清華」，諸君進文學社，應視為義務，不當視為權利。諸新進的社友務希四友善為誘掖獎勵。養成一個專門或樂於研究文學的人，真乃「勝造九級浮圖」。

By the way 有一件事，我不能等到作筆記時再講——那便是我到日本底感想。先講我經過日本所遊覽各處之序程。最初我們到了神戶，次經清水港（我未登岸），次到橫濱，由橫濱會坐電車兩至東京。就自然美而論，日本的山同樹真好極了。像我們清華園裏小山上那種傘形的松樹，日本遍處都是有這樣一株樹，隨便湊上一點什麼東西——人也可以，車子也可以，房子也可以——就是一幅幽絕的圖畫。日本真是一個 picturesque 的小國。雖然伊的規模很小——一切的東西都像小孩的玩具一般，——但正要這樣，纔更像一幅圖畫呢。講人為美，日

本的裝束（要在日本地方底背景裏看），日本的建築，日本的美術還要好些。我們到東京時，東京正有一個和博覽會。這裏也有美術展覽，第一天因時間不夠，我僅能走馬看花地看了一下。第二天我特爲參觀它又到東京，誰知我們的 guide 偏要領我先看三越吳服店（東京底永安先施），等到三越看完了，時間又不夠了。最奇怪的是我們的 guide 松本君（會到清華的同盟大會底一個代表），偏說三越 is more interesting than the museum. 這可真怪了！要看西洋式商店，我到支加哥紐約還看不見，偏要到這東京來看嗎？日本的地方本好，但日本底人完了！但是我不應如此武斷！日本人不盡是狹本。這回來歡迎我們的有一位井上思外雄君可真有趣了！這位先生是在帝國大學二年級學英文文學的。我們在東京一個菜館吃飯時，偶爾談起來了，談的倒很不錯。第二天他特來碼頭到船上來找我。那知道我請朝已上東京去了。等我回來，他碰見我，便要看看我的詩，但又不懂華文。後來他要我寄幾首給他，他拿去請中國朋友幫他翻譯了，登在雜誌上。這還沒有什麼。他說他最喜 Yeast，忽然便無精打采地背起 Yeast 的詩來了，背完了，又講 Christina Rossetti 好，又背起伊的作品來了。這樣，自從我見看了他談了幾句話，他便搖頭晃腦，閉眼撐胸地背，滔滔不息地背，背到船快開了，纔勉強地握了手，講了 good-bye 下去了。我並沒有請他背，他的 pronunciation 並不能使我聽着而 enjoy。但他似乎着了魔，非背不可的。我想他定有點神經病，便從他那語無倫次的談話也可看出。當他背詩時，何浩若在旁邊只笑，我心裏想道：「這纔是一個真『人』呢！瘋人同文人本來是同解的兩個名詞呢！」紙完了，等到支加哥再寫信罷。

### 三

瞎 朝

一個遲笨的瞎朝，  
比年還現長得多，  
像位婀娜娜的陳蛇，  
從我的臂前爬過。

一陣淡青的煙雲，  
偷着跨進了街心……  
對面的一帶朱樓，  
忽都被他咒入夢境。

給梁實秋吳景超翟毅夫顧毓琇熊佛西諸先生

栗色的汽車像匹驕馬  
休息在老綠陰中，  
睜着他自身的黑影，  
運動也不動一動。

挺霸的老健的榆樹  
伸出一枝粗胳膊，  
擎在園前庭日光裏，  
翻金弄綠，不奈樂何。

除了門外一個黑人  
薙草刮刮地響聲漸遠，  
再沒有一息聲音……  
和平布滿了大自然。

和平蟄伏在人人心理；

但是在我心內，

若果也有和平底形跡，

那是一種和平的悲哀！

地球平穩地轉着，

一切的都向朝日微笑；

但我只覺着這些

都已經與我無關了，

皎皎的白日啊！

將照遍朱樓底四面；

永遠照不進的，是——

遊子底漆黑的心窩裏！

太陽吟

太陽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陽！  
又逼走了遊子底一齣還鄉夢，  
又加他十二個時辰的九曲迴腸！

太陽啊，火一樣燒着的太陽！  
烘乾了小草尖頭底露水，  
可也烘得乾遊子底冷淚盈眶？

太陽啊，六龍駝駕的太陽！  
省得我受這一天天底緩刑，  
就把五年當一天跑完，又與你何妨？

太陽啊，——神速的金鳥，——太陽！

讓我騎着你每日繞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見一次家鄉！

太陽啊，樓角紅升的太陽！

不是剛從我們東方來的嗎？

我的家鄉此刻可都依然無恙？

太陽啊，我家鄉來的太陽！

北京城農門官柳裏上一身秋了罷？

唉！我也顛顛得同深秋一樣！

太陽啊，奔波不息的太陽！

你也好像無家可歸似的呢？

啊！你我的身世一樣地不堪設想！

太陽啊！自強不息的太陽！

大宇宙許就是你的家鄉罷？

可能指示我我的家鄉底方向？

太陽啊，這不像我的山川，太陽！

這裏的風雲另帶一般慘色，

這裏鳥唱的調子格外悽涼！

太陽啊，生命之火底太陽！

但誰不知你是球東半底情熱，

誰不知又同時是球西半底智光！

太陽啊，也是我家鄉底太陽！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鄉，

就認你爲家鄉也就得失相償！

太陽啊，慈光普照的太陽

往後我看見你時就當回家一次；

我的家鄉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 \* \*

景超：

「讓你先看完最近的兩首拙作，好知道我最近的心情。」——這是我前日寫信告訴繁郛方君的，你明年比日更知道這句話的真理。我想你讀完這兩首詩，豈不致誤會以為我想的是狹義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國的山川，中國的草木，中國的鳥獸，中國的屋宇——中國的人。雖然在太陽吟底末三節我似乎得了一種慰藉，但錢宗豪講得對：“that is only poetry and nothing more.”現實的生活時時刻刻把我從詩境拉到塵境來。我看詩的時候可以認定上帝——全人類之父，無論我到何處，總與我同在。但我坐在飯館裏，坐在電車裏，走在大街上的時候，新的形色，新的聲音，新的臭味，總在刺激我的感覺，使之倉皇無措，突兀不安。感覺與心靈是一樣地真實。人是肉體與靈魂兩者合併而成的。

昨接沈有乾從Standford寄來中國報紙——舊金山出版的——一片中載Colorado School of Mines有中國學生王其因汽車失事斃命，其友孟某受重傷。我們即疑為王朝梅與孟憲民，當即電詢監督處。今早得回電